

隱居通議

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二十四
二十八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南豐劉摯



經史一

姚崇言十事

唐元宗初卽位召申州刺史姚崇欲以爲相崇至帝方獵渭濱卽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帝說與俱馳逐緩速如旨旣罷乃咨天下事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佯不對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此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一讀畫齋叢書丙

一節先儒議之謂姚崇先設十事要君夫人臣體愚以爲崇所陳十事皆關係國家大政初無私意君臣交際之初以誠要約他日各踐其言克全始終豈非美事又何失體之有今觀崇所奏十事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率服之悔臣願不幸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敢任政可乎戚里貢獻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

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光寺上皇造金僊玉真二觀費百鉅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閭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謝翌日拜相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如上十事皆關係國體君德之大者真宰相之言使元宗始終信用何至啟播遷之禍耶非特當時行之有益雖後世明主謹此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二 讀書齋叢書丙

十事亦足致治而以要君議崇迂矣

張良言八事

史載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載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王方食

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子房
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
何哉張良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湯伐桀
而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
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
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
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三讀畫齋叢書丙

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
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
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
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
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
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

反其故舊墳墓陛下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入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此一事世論皆推良善籌策以愚參詳其事有難盡信者且八事之中多漢王所能行如表閭封墓發粟散財寬仁大度之主所優爲而謂之不能何也偃革倒戈歸馬放牛乃滅殷以後事今楚漢相持正是兵鋒之交而言及此曾不顧其爲迂何也其必不可能者惟有制籍之命得籍之頭而其必不可易之論

陰居通議卷二十四

四讀畫齋叢書內

則六國立游士各歸事其主此合於理無可疑者餘未敢盡信也聽言之道當以事觀史亦豈盡實錄乎○史載高帝崩陳平自樊噲軍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孝惠按是時惠帝甫卽位安得有諡今呂后稱孝惠卽見史之謬誤也左傳云陳桓公有寵于王正類此○魯仲連傳載魏新垣衍說趙王曰秦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且是時昭王在位正謀稱帝豈得有諡乎吾故曰史

非盡實錄也古書患不考究爾若著意采索折之以理其閒可議者何限

宇宙快事

周瑜蹙曹操謝元走苻堅唐莊宗破夾寨周世宗捷高平皆能以亡爲存以危爲安以敗爲勝奇偉英特照耀千古讀史至此令人意氣飛動宇宙閒一大快事也嘗欲合此數事類編名之曰古今快意集時一覽觀足激懦志其次如韓信破齊趙光武破尋邑劉裕北伐郭子儀見虜王晏球敗契丹凡以弱勝強出人意表者皆可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五讀畫齋叢書丙

附見

事會無終極

曹氏父子方謀篡漢不知司馬懿父子已在其側蓋事會之無終極如此

昭烈霸業

漢昭烈能不忘劉表而不能不背劉璋此一事未免爲盛德之累故坡翁詩曰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爲此事璋無得罪于蜀民其亡有足哀者故昭烈之取之也亦遲回不忍及迫於羣言然後圖之

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矣璋之失在知人不明聽言不
審法正張松能謀而不用黃權王累劉巴善諫而不聽
嚴顏盡忠而不使其亡宐矣孔明王佐之才至此乃徇
詐力者亦以昭烈奔走狼狽無地駐足急欲求止泊處
故爲此舉爾蓋昭烈霸業至此而後定

漢唐弱主伸法

漢唐末造多弱主不足稱然如和帝之誅竇憲代宗之
誅元載德宗之貶常袞一時快事殊起人意有英主所
不能爲者未易以弱主少之也憲之誅于當時尤難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六讀書齋叢書丙

生人婦

高宗皇帝嘗閱奏案有生人婦三字顧問輔臣時湯思
退以博學宏詞科進爲宰相因對曰生人婦出三國志
杜畿傳上歎其博記今觀陳壽魏志杜畿傳不載正傳
乃裴注中所載魏略曰初畿在郡魏武帝擢畿爲河東太守被書錄

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己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
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
問畿前君所送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
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先主德量

陳壽評蜀先主曰先主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此評殊公足以盡昭烈之平生

武侯惜赦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爲丞相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七讀畫齋叢書丙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此數語甚偉非惟可見先主君臣論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與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於儒者之論豈止專於武略而已哉

北地王守節

譙周勸後主降鄧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

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譔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
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禪旣降魏司馬師與
之宴爲作故蜀技勇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師謂賈
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于是乎雖使諸葛在不能輔之
久全而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師
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閒樂不思蜀也卻正聞之求
見禪曰若王後問宐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
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
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大笑以上出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八讀畫齋叢書丙

漢晉春秋嗚呼若譔者可謂忠臣孝子死社稷者矣禪
之庸若此何足負荷人言劉景升兒子豚犬以禪方琮
抑又甚焉誰謂元德英雄而生子乃若是哉譙周逆賊
千古共憤之

武侯子孫忠節

諸葛亮嘗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
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
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
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言嗚呼讀孔明此

表可謂不負人主矣彼胡椒八百斛者宜其遺臭萬世也亮子瞻字思遠景耀六年鄧艾伐蜀瞻督諸軍至涪拒艾前鋒破退駐縣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大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陳死時年三十七瞻子尙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武侯有子有孫如此此所以爲武侯歎

通鑑帝魏綱目黜魏

司馬文正公作通鑑於三國帝魏而以吳蜀附之世病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九讀畫齋叢書丙

其非然其說非始于司馬公也朱文公作綱目則黜魏而直以昭烈上繼獻帝世許其正然其說非始于文公也按陳壽在蜀仕屢見黜父又爲諸葛武侯所髡實于劉氏有私憾其著三國志故以魏爲帝而指漢曰蜀遂與孫氏俱謂之主通鑑帝魏因壽史爾然壽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以魏爲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

晉武帝名炎而後主年號也其書五十四卷徒見于唐藝文志及宋

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惟

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唐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宋朝歐陽公論正統主于帝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于國史南渡後張寧公栻作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于下方綱目黜魏因此諸說爾壽曲筆以報父仇卑蜀特甚凡當時禘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弗書慶元閒有廬陵士人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乃起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旣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并書之別爲音義四卷論者謂常著此書殊善惜乎壽疏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當時英賢憲章以備見一代之制云

周恭帝禪位詔

五代開皇紀載恭帝禪位詔與宋朝太祖寶錄所載無一字同殆史官改易元本乃知盡信書不如無書

南唐諸臣死節

南唐三主烈祖元宗後主本紀三卷列傳自宋齊丘至

高麗十五卷通十有八卷不著作者氏名然考敘論有
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爲淮西常平使者又曰乾道淳
熙閒予游蜀在成都則疑出于放翁陸氏筆也蓋陸農
師仲曾宦淮西而乾淳閒放翁以石湖范公辟爲成都
府通判是以疑之南唐偏方狹境政體柔弱故其書亦
淺蹙無以激發人英特壯偉之氣獨其四十年閒忠臣
節士相望死國如我祖忠肅公以守壽春死孟堅以力
戰福州死張彥卿以力守楚州死張雄父子八人以力
戰溧水死孫忌以奉使不屈死潘佑以直諫不阿死廖

隱居遺議卷二十四

士讀畫齋藏書丙

居素以直諫不聽朝服赴井死李延鄒以不草降表死
陳裔以不肖降附死胡則以力守江州死俱表表汗青
照耀千古而其可恨者則以小國短世不得如張睢陽
顏平原大顯於世耳書有徐錯傳而無徐鉉傳不可曉
其閒有欠釐正修澗處暇日尙盡心焉後見揮塵錄云
馬令作南唐書
蓋此書有二馬所
作又別一編也

黃石公素書

前漢書載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遇一老父後
五日夜半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

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後十三歲良
從漢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用
是書佐高帝取天下此說近於怪誕知道君子所不信
然良之事業卓冠一代非凡人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受
之也世多指兵書三略爲黃石公所傳之書宋張商英
曰非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于玉枕中獲此書六篇凡
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祕戒不許妄傳世所謂素書
是也或又謂素書之旨卽老子道德仁義禮之說實與
道德經相表裏近得其書讀之其意雖祖老子其文殊
不古雅故不復錄而姑載其六篇之名云原始章第一
正道章第二本德忠道章第三求人之志章第四遵義
章第五安履章第六六篇之中多言修身治國用人之
道而不及於兵似與兵法之說不合

忠肅劉公死節

南唐書載我祖忠肅公仁贍死節甚著與五代史合而
敘論乃曰乾道淳熙之間予游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
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
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

死無後故得之又曰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于今遂絕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子閱南唐書至此喟然歎曰誤矣按忠肅公旣死節諸子中有一子諱讚者周世宗錄以爲懷州刺史史生工曹諱希述始來南豐葬九陂者牛頭坑工曹生昇州通判二府君諱昭葬望市嶺側冷水坑尾墳墓至今存也通判生江樓居士八府君諱元載至于爲七世孫譜系具存然則謂之無後可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紀載之難如此抑忠臣義士捐軀死國自以己分當然豈計後福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三讀畫齋叢書丙

者當是時周世宗親征臨城爲公所扼多致喪失公寧保後日之不屠城舉室必盡戮寧復有後之可覩其幸而不絕者偶然耳臣子固自盡其心而天亦何心皋陶庭堅之不祀鄧伯道之無兒報應之理安有定論陸放翁老學菴筆記言親見節使告身在金宰處則敘論者卽放翁也

稷契

世以稷契並稱按后稷乃舜時官名棄爲之契則臣名也爲司徒之官並稱不類

揚雄傳

班孟堅作揚雄傳傳末數語抑揚有味而讀者每忽焉
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
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

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

天祿辟邪
二石獸也

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

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
閒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
勿問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
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十四讀畫齋藏書丙

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
祿利尙不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
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嚴久聞雄
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畫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
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
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
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闡賢智爲所稱善
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
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

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元終不顯然篇籍具存以上皆班語詳傳首言雄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默而好深沈之思非聖哲之書不好也又曰用心於內不求於外觀此則雄之學豈尋常文墨士哉至傳末之辭乃如此則其學亦未足取重當時矣予昔嘗觀太元經雖曰準易何敢望易象山先生謂其乖錯陰陽必有所見而云子雲之揚從手不從木今漢書或作木易非是近世建昌守有揚其姓瑱其名者居婺州其姓從手易豈蜀揚後裔歟又文章家多用載酒問奇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十五讀畫齋叢書丙

字不知載酒自一事問字自一事也合而用之誤矣按

一行讀太元經誤大衍元圖及義決一卷則太元未可輕議也

三尺法

西漢杜周傳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旨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注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今人常稱三尺法蓋本於此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
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

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梧讀曰杵相觸也又曰抵觸也梧柳枝柱不安也

梧音吾

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

年開斯其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
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
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以上乃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去讀畫齋叢書丙

漢書司馬遷傳贊語也其閒指摘子長所短極是特未
知孟堅所著書果無可指摘者否予聞司馬公之序游
俠述貨殖皆有所激而抑揚之尙俟深考

武五子贊

班固贊武五子有曰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
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
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
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
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云云前輩甚取此論

兩姑

兩姑之閒難爲婦此後周楊忠語忠卽堅之父也封隋公忠死堅襲爵是爲隋文帝

隋之亡國有二

致堂胡氏寅曰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資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然則以胥吏治國者尙其鑒于茲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七讀畫齋叢書丙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南豐劉 壘起潛著

經史二

世情

孟嘗君太息謂馮驩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一讀書齋叢書丙

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之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曰敬從命矣廉頗之免長平而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衛青爲大將軍貴顯而霍去病以功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權日退驃騎日益貴舉

凝按後卷於舉字句絕今皆貴字句絕

大將軍故人門下

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肖以上三事一律蓋趨時附勢人情則然古今所同也何責於薄俗哉諺曰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若任安者垂名萬世宜矣太史公與任少卿書即安也

軍聲

秦伐韓趙救之令趙奢將兵秦軍武安西秦軍鼓噪

勒兵武安屋瓦盡振武安屬魏郡在邯鄲之西田單以火牛奔燕軍

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

為聲聲動天地此二事略同然秦以敗歸而單乃取勝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二讀書齋叢書丙

勝負又有不盡繫乎軍聲顧其勢何如乎

戰國四君

戰國四君者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楚有春申

孟嘗君田文則齊之公子宣王之姪也平原君趙勝則

趙之公子也信陵君則魏昭王少子無忌也春申君則

非楚族姓黃名歇楚國人世指此四人俱為公子非也

太史公以孟嘗為諡索隱辨其不然謂孟字也嘗邑名

也嘗邑在薛之傍孟嘗生前封於薛時稱曰薛公則孟

嘗乃死後之稱耳平原不知何時所封而信陵則魏安

釐王卽位後封公子爲信陵君也春申乃楚考烈王元年爲楚相封爲春申君今浙郡有申港卽其地也

按常州府江陰縣有申浦春申君所鑿東入無錫西入武進又松江府上海縣有黃浦一名春申浦自春申君鑿

珠履客

三千珠履事或指以爲孟嘗門下之客非也乃春申君客也史載甚明胡曾詩曰何事三千珠履客不能西禦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三讀書齋鼓書丙

武安君未知其何所指

武安君

李牧在趙封武安君白起在秦亦封武安君

鄒陽書

鄒陽繫獄上梁孝王書徒富贍而無義味

穰苴孫武

穰苴誅莊賈孫武戮宮嬪同是一法

紹介

今人未相識而求以引導之者率曰介紹非也按平原

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注引郭璞曰紹介蓋相佑助者又引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古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非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又鄉飲酒必立介

萬歲

萬歲之呼世以爲起於漢武帝登嵩山從官奏人有呼萬歲者三自此遂以爲祝君之禮然齊田單守卽墨遣使詐約降于燕燕君皆呼萬歲則此禮非起於漢矣又相如奉璧入秦秦人皆呼萬歲紀信詐降楚皆呼萬歲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四讀書齋叢書丙

之城東觀

說難

韓非作說難浩博可愛而本傳結之以一語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只此一語則其言之浩博俱不足采矣此太史公筆力之妙隱然之貶也其書有曰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注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此卽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推廣之

老韓

老韓同傳論者多矣太史公以爲老子所貴道虛無因
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
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夫道德之于刑名相去遠矣流弊乃爾何哉

枹鼓

漢宣帝五鳳四年京兆尹張敞以擅殺掾絮舜免爲庶
人數月吏民解弛枹鼓數起注云枹擊鼓杖音庖今人
多作孚字讀絮女居反今人多作孺字讀當考○按十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五讀畫齋鼓書丙

虞韻注枹擊鼓杖張敞枹鼓柅鳴顏師古竝音桴又左
傳成公二年援枹而鼓鼓槌音浮本作桴浮內不收合
依漢書押又五爻韻曰枹木叢生也義不同十虞桴字
注編竹木大者曰箴小者曰桴禮運及明堂位土鼓蕡
桴竝音浮十八尤注云屋棟齊人屋棟曰桴曾南豐詩
曰桴鼓不驚民氣樂未知正作何音讀如十虞韻注謂
浮內不收合依漢書則孚音爲穩

杜微出處

山谷詩云杜微見諸葛興致但求去微爲真贖者蓋以

嘗臣劉璋璋爲昭烈帝所襲以致敗亡實孔明畫策故
微終身恨之不肖爲孔明屈雖其幹略未之見要是義
士微之崛強豈曰無見我思若人敢不重拜

裴松之注三國志

裴松之注三國志謂陳壽銓敘失在于略時有脫漏于
是上搜舊聞傍摭遺逸以爲注殊不知松之所注乃壽
所棄餘者也

小兒聽古話

東坡別集志林載王彭嘗云途巷中小兒子薄劣其家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六讀畫齋叢書丙

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三國事聞劉元德敗
則輦盛有出洩者聞曹操敗卽喜躍暢快以是知君子
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也

三國名臣贊

東坡先生題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智謀薄于名
義東漢之士尙風節短于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惟蜀
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坡翁此論甚偉
看來武侯相業大綱常嚴蓋其學出于申韓故其政刻
深識者每謂孔明以一隅之蜀抗天下若更不以法治

使宮府一體豪貴斂手則國內先亂何以自立哉自古雖衰弱之國皆可爲惟無法之國不可爲孔明蓋有特見若其將略則是以攻爲守者

春秋不絕國祀

韓原之戰秦獲晉惠公宐爲戮矣已而復歸晉侯又輸之粟陳夏氏之亂楚子入旣縣陳矣已而申叔一言乃復封陳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旣得國矣已而鄭伯祈哀乃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此三者或已俘其君或已得其國是宐巨墟其宗社草芥其臣民使悉爲己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七讀畫齋叢書內

有可也而秦楚之君乃不然雖聲罪致討而不絕其國祀獨非聖王忠厚之意歟是猶可諉曰三代時事也乃若劉曜雖入洛而終不窮追絕晉契丹雖入汴而終不固守中原女真雖蹂及東南而終不絕宋祀然則劉曜耶律德光阿骨打之徒雖虎狼也猶可恕矣夫

夕陽亭

西晉賈充字公闓爲尙書令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其嫉之會氏羌叛因進說請以充鎮關中乃詔充持節都督秦涼二

州諸軍事充既失職深銜愷而無計將之鎮百僚謁于夕陽亭荀勖私焉充以憂告勖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人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煩駕而自畱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勖請言之俄侍武帝宴論太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宜配帝納其言成婚充遂不行既爲太子妃酷虐好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欲廢之勖等救解及惠帝卽位立爲皇后荒淫放恣亂章內外後趙王倫作亂使齊王冏入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入讀書齋發書內

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倫乃矯詔齎金屑酒賜后死自是而後晉室遂衰惠崩懷繼而劉曜王彌石勒猓獬亂華遂陷洛陽執帝北去晉遂亡矣故丹山翁公合嘗有言曰胡羯亂晉不兆於上東門之長嘯而兆于夕陽亭之一語胡繼亂唐不決于漁陽之鼙鼓而決于曲江之不畱信哉

○充仕魏日高貴鄉公之攻晉王相府也

司馬昭

太子舍

人成濟以兵出問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于是抽戈犯蹕刺帝刃出于背帝

崩于車中晉王于是歸罪成濟夷其三族然則濟之弑逆乃決于充之一語也帝受弑濟受誅充實爲之宐其死而絕嗣乃以外甥韓壽之子謚爲嗣而謚亦爲趙王倫所戮天道信昭昭云

史記擷語

元貞丙申歲八月閱史記末帙因錄所見與識者共評之

循吏傳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九讀書齋叢書丙

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劉子曰種葵而食織布而衣未爲悖理也拔棄之猶可何至于出婦此舉近矯亦且難信

汲黯傳文佳可讀

鄭當時字莊孝文時聲聞梁楚之間○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于己○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亦落劉子曰汲黯俱列九卿又俱廉內行修潔故同傳此傳太史公贊甚佳

儒林傳齊人轅固生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湯武受命放弑事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今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劉子曰景帝此語殊可味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序中語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學士皆師尊之仲舒一傳甚簡略

酷吏傳序文極平順可讀有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至于不振當是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又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此等議論皆正當

郵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劉子曰都此數語甚正後世鮮有及之者政

云政有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卽此意

甯成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劉子曰此非長厚者所爲

張湯傳趙禹爲人廉倨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張湯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雖不合然陽浮慕之。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武帝問張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禹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非此毋不生此子。東坡謂張湯宜無後者也而有後以其不蔽賢也義縱爲定襄太守始至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縱以鷹擊毛摯爲治

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十一讀畫齋叢書丙

王溫舒自有傳而楊僕傳又專記溫舒事殆不可曉合同作一傳看

杜周重遲外寬內深次骨

大宛傳敘事縱橫可觀或曰此蓋竝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然以予觀其筆力奇妙處非褚所及校之龜策傳遠矣

月氏二字俱無音

鑿空二字出大宛傳謂張騫首通西域爲鑿空者蓋甚言破荒也今世用鑿空者失本意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國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各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劉子曰文勢如此似非出褚先生也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十一 讀書齋叢書丙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劉子曰司馬公去古未遠所疑猶爾況後世乎則所謂西王母之說愈謬矣

史記抑道德而進游俠輕仁義而重貨殖不知此老何意雖似有激而言然害義理

游俠傳郭解短小精悍解傳敘事甚整

後倖傳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籍孺閔孺公卿皆因關說有所言說皆關由之

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著黃帽也濯音掉

周仁最寵過庸不乃甚篤言仁最被恩寵過于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

滑稽傳一說滑亂也稽同也辨捷之人反易是非滑亂

同異也一說滑音骨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猶言

辭出口成章終日不竭若滑稽之吐酒見揚雄酒賦一

說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言語滑利其如計疾出

淳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為田求豐稷操一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三讀畫齋叢書丙

豚蹠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汚邪滿車五穀蕃熟穰

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篝籠也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

婁言豐年收撥易滿篝籠也汚邪下地田也卽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予聞前輩讀汚作蛙今史記乃無音

不知如○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畚講鞫脍畚音捲收衣袖也講音溝

鞠曲也脍與蹠同謂小跪也○奉觴上壽○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

然相覩歡然道故○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履舄交錯

栝盤狼籍○羅襦襟解微聞薜澤○六博投壺相引為

曹○似近世好語

優孟傳以瓏竈為榔銅屨金屑也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

蘭祭以稷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

東方朔附傳陸沈于俗避世金馬門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故同官待詔祖道都門外榮華道路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此數語古今不易

王先生教北海太守對武帝語與東郭先生教衛將軍以金與王夫人之親同一機也北海太守至殿下有詔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十四讀書齋叢書丙

問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王先生所教止此一語而人主便洞見之亦大異事

索隱曰漢書宣帝徵渤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

粉飾二字出西門豹投巫事中

日者傳龜策傳遷沒之後亡去至元成之間褚少孫補之故言辭鄙陋非遷本意索隱曰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燕鄙也此論甚當以予觀當刪去

日者傳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見姓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巖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富爲上貴次之旣貴宜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因而成之。子有處所可謂賢人。此數語有理

貨殖傳筋角銅鐵往往山出碁置。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十五讀書齋叢書丙

貧况匹夫編戶之民乎。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烏氏倮巴蜀寡婦清此二人皆秦時能以其富抗萬乘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與王者同樂。予觀貨殖傳筆力高古出司馬公手者自與褚不同

自序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序百三十篇以一語結之細玩有味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士公讀書齋叢書丙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南豐劉 壘起潛著

經史三

秦不絕儒學 圖象

秦始皇焚書坑儒遺臭萬世而莆陽鄭夾漈樵謂秦未嘗廢儒學言有證驗似亦可採其說曰陸賈秦之巨儒酈食其秦之儒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問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一 讀書齋藏書兩

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旣亡而魯爲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夾漈又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是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閒事耳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睹全書未免疑以傳疑然易固全書也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所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之亡篇有六乃六笙詩本自無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也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

不存一二非秦亡之學者自亡之耳以上二論甚新至
開焚道藏經無遺令復有之未始無也

夾漈又有論圖象一段亦極有理其說曰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圖經書緯相錯聞其語古之學者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人易爲學學易爲功秦雖棄儒學未嘗棄圖書誠以爲國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其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以爲守計干戈既定文物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二讀書齋叢書丙

悉張何定律令而刑罰清信申軍法而號令明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高祖以馬上得之一時武夫役徒知詩書爲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師宿儒博通古今若非圖書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況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啟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

篁竹

篁竹字出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諫用兵書中

天幸

陳止齋論有曰昔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
反覆深悲其無成至論霍去病無佗美獨天幸不至乏
絕予按衛青傳云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即去病
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
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畱落不遇由
是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今觀此語又似以大將軍
衛青爲有天幸不然則須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
句絕乃稱

驃騎日益貴舉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三讀畫齋叢書丙

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
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肖驃騎將軍爲人少言
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
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對曰匈奴未滅無
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貴舉二字當考

疑按今文貴字句絕此讀舉字句絕更有味蓋貴舉
卽貴倨古舉倨通用

剽姚字音

去病衛青姊少兒之子也初爲剽姚校尉服虔音飄搖

大顏按荀悅漢紀作票鶴蓋勁疾之貌票音頻妙反鶴音弋召反杜詩後出塞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剽姚論者以爲杜子美平聲讀兩字不知其用服虔音也

凝按宋王楙野客叢談所論更詳

大將軍軍出塞

元狩四年春大將軍軍出塞云云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軍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張釋之傳

秦任刀筆之吏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蔽徒文具耳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四讀畫齋叢書丙

無惻隱之實注云謂空具文而無其實○文帝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

李廣不擊刁斗

一說謂以銅作鐺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一說謂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一說謂形如銅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銷卽鈴也一說云鐺溫器有柄斗似銚而無緣音鐺夫以一刁斗古人猶不能詳其制言之各異其說然其實只是今日搖鈴擊柝之類以警夜備非常耳

李廣數奇

大將軍青陰受上戒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匈奴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者不偶也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愚按數字顏音所具反漢書音所角反未知孰是

戰國策

劉向未曾校定戰國策之先其書號曰中書又曰戰國策書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其名不一至向始以爲此戰國時游士策謀定其書宐爲戰國策上繼春秋下訖楚漢之起二百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五讀畫齋藏書內

四十五年之閒列國時備載凡三十三篇舊有高誘注宋紹興閒又有縉雲鮑彪注尤詳且多駁正世稱其善向舊本起東周次西周又次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而止以中山彪謂西周正統也不得後于東周故首以西周安王威烈王子也而東周次之

西周首章曰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嚴氏卽韓之嚴遂也遂字仲子時韓傀相韓列侯傀名俠累列侯重之嚴遂與之不相能求得軹深井里人聶政爲刺客殺俠累于東孟之會注殺人不以道曰賊豎小使也互見韓策

曰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曰堅政之副猶秦武陽副荆軻又曰名堅見西周注是陽豎卽陽堅也殆堅字近豎誤文耳

嚴仲子謂聶政曰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羸糲之費注曰粟十六斗爲一秉春米一斛曰糲

猶之井中而曰我將爲爾求火也此韓策中語甚佳

華佗

觀魏志華佗傳見其醫入神妙與造化通倉扁後財僅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六言畫齋藏書丙

見耳然佗能洞見世人之五臟而不能密察孟德之心術竟被收錄坐死豈其明智有所偏歟

限田

漢儒限名田之議甚好後世若能行之自可抑兼併豪強誠重本救末之良策也

貴賤無常

漢武帝衛皇后字子夫平陽公主家謳者武帝被霸上還因過主家飲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尙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公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

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卽貴母相忘入宮有寵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卽戾太子及陳皇后廢子夫爲后此貴賤之無常者一也子夫有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其三子皆封侯貴震天下是時帝姊平陽公主寡居當用列侯尙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柰何用爲夫乎左右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乃許之白武帝乃詔衛將軍尙平陽公主焉此貴賤之無常者二也衛后出於歌謳衛青起于奴僕一旦際遇至于母天下婿帝廷而無非之者褚先生曰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出耀榮華貧賤時事何足累之哉予閱此傳深有感于此語

漢武微行自輕

漢武故事曰帝卽位爲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邀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過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

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
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
愚聞帝王之出入自有鬼神呵護固可安全然萬乘之
主所爲如此若非遇逆旅之老嫗識人一反覆間立爲
齷粉貽笑萬世此時噬臍其可及乎漢武開此例至宋
徽宗尤而效之抑又甚焉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八讀書齋叢書丙

繪宗大而效之賦文其誦

靈敏頌父萬世此謂德德其而又不平幾九開此例在
主謂然賦其其其也賦之文賦歸人又一又勞國文

悉聞帝王之出入自有鬼神呵護固可安全然萬乘之

齷粉貽笑萬世此時噬臍其可及乎漢武開此例至宋

徽宗尤而效之抑又甚焉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南豐劉 堦起潛著

禮樂

雩祭

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祭于南

郊之傍以太昊

青炎帝

赤軒帝

黃少昊

白顓帝

黑配五

帝左傳龍見而雩乃角亢星見時周之六月陽氣盛恒旱故雩雩之爲言遠也遠爲百穀以祈膏雨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若旱暵則女巫舞雩世人常言舞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一讀畫齋叢書丙

雩未知其義始此

靈星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漢高祖八年令郡國縣邑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祠后稷以羊菟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主穀乃于壬辰位祠之王爲水辰爲龍就其義也東晉靈星配饗南郊不置祠唐以立秋後祀靈星于國城東南又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則祠靈星亦立尸後世學宮門謂之靈星門者

或謂靈星之祭賓尸于此故名然今之靈星門于義實

所未喻

又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詳見後學宮制

封禪義

帝王易姓必封泰山所以告成功也禮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必于泰山者萬物交代之處封增其高順其類也升上也中成也刻石紀號以著功績封訖而禪梁父者亦因天以及地也說者謂封禪取高厚之義封土于山而禪祭于地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梁父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成功相禪代故封禪以告太平

墓祭

世謂三代以前無墓祭而朝陵拜埽起于秦時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復起于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唐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埽禮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爲恒制故議者以爲墓祭始于唐也

學校配享

州縣學祀文宣王以兗國公顏子鄒國公孟子配享文

廟後宋咸淳中議者以本朝崇尚四書宜并祀曾思配

享于是以邾國公曾沂國公孔伋子思升配文宣王與顏孟

爲四其意蓋以顏主論語孟主孟子而大學則曾之所

述中庸則思之所作是因四書而尊四賢可謂備一代

之盛典其後見北人云北方文廟惟以顏孟配而曾思

不與焉蓋移蹕東南曾思並配之令不及北方故中原

惟守舊制也初制配享之禮顏孟東西相對其後熙豐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三讀畫齋叢書丙

姦黨以私意追尊王安石因妄比王安石爲顏子遂遷

孟子位西面東與顏子對者退處于位東面西與顏子

並旣而朝廷更化國論維新乃罷王安石配享亟毀其

塑像一時因循不復釐正孟子仍舊位東面西咸淳增

配承襲譌繆亦以曾思並列于顏孟之下俱位東面西

竟成虛右遂謂配位俱當左列其實不然舊

嘗陪從理宗大享明堂以太祖太宗配

位有四皆東西相面不偏于一以此見

聖廟配享必東西相面也千載之後必有能正之者

大行

古者君亡未有諡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反之義也始皇崩于沙丘胡亥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愚謂行字可作去聲蓋諡未定則德未名姑總稱爲德行之大者

墓旒書例

古人題旒及題墓必加國號如曰唐故宋故所以表其爲何代之人後將有考也曹孟德自謂願題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者亦以漢國號加于故字之上此其凡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四讀畫齋鼓書丙

例也德祐以前題墓俱曰宋故不以爲嫌歸附以來皆不書國號惟書故字甚無義理近見北人皆書元故南人乃不然由今思之若不書元故則題旒題墓惟曰某官靈柩曰某人之墓此理爲長予有友人不書國號予并去其故字識者咸以爲當蓋旣不書國號則故字之義無所承若必欲書則必加國號乃可

鹵簿字義

鬼谷子曰車駕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行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

皆著之簿儀其五兵獨以盾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
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而五經精義亦曰鹵大盾也
以大盾領一部之人故名之曰鹵簿其義如此

社稷之名

予于前卷嘗紀今世竝稱稷契爲非蓋稷乃官名契乃
臣名也按國語載展禽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其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爲
社注云烈山氏炎帝之號也即神起于烈山祭注以烈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五讀畫齋叢書內

山爲厲山是也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禹之興棄
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其工氏伯者在義農之閒
其子句龍在黃帝時爲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
使君土官故曰后土社后土之神也又棄勤播百穀死
于黑水之山故曰稷勤百穀而山死由是觀之則柱與
棄俱號后稷氏共工句龍號后土氏稱后稷后土則各
以其官于理甚宜若以稷契竝稱則官名臣名雜述矣
杜氏通典云顓頊祀共工氏子句龍爲社烈山氏子柱
爲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爲旱遷柱而以周棄

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又曰凡社皆以句龍配凡稷皆以棄配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于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援神契云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

漢酎

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八月嘗酎會諸侯于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皇帝齋宿獻金金不如斤兩或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今南方所謂一宿酒者只一重而已今至三重則其味醇厚可知矣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六讀畫齋叢書丙

九族

九族之說具載禮經見喪服小記然諸家議論不同按夏侯

歐陽等則以爲父族有四母族有三妻族有二與孔安國尚書注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之說異然鄭康成孔穎達則謂由一而三由三而五由五而九故列圖于後以俟知者

父族四

己姊妹適人者及子

父五服內親族

父姊妹適人者及子 己女適人者及子

母族三

母之姊妹及其女 母之父姓 舅族

母之母姓

妻族二

妻之父姓 妻之母姓

三族

高曾祖父已子孫曾元

由一而三

父子

己身

由二而五

子祖

父孫

由五而九

曾高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七 讀書齋叢書丙

曾元

學宮靈星門制

州縣學宮舊制外門曰靈星未詳其義余叔父秋麓先生博學多能洞究占諛嘗著其說云漢祭祀志曰龍左角爲天田天田號靈星見則爲農祥故春籍田而祈社稷祭之祠后稷又祭之祭之皆有尸天子諸侯卿大夫名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祭罷不容遽使之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必尋繹復祭但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曰繹卿大夫祭之當日又祭曰賓尸士自賓尸皆退

尸也故於廟門外又一門曰靈星門漢郊祀志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今無存者不可復考良耜詩序春秋報社稷也與絲衣篇次相屬亦可考見絲衣詩序又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旨意甚明近世儒者不知何故刊去此語殆由不知靈星之尸爲祈報社稷之尸也夫子釋奠祭之略無其義閒嘗深思其制抑昌黎先生謂夫子生民之功與社稷之功固自有次第者歟故作靈星門于廟門外而釋奠皆出揖之歟書此以俟後人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八讀畫齋叢書丙

博采以上皆叔父所著說叔父嘗以明經兩試天子之廷退而博考經史百家多所論著尤于孔門諸子之學多所發明著聖門言行錄若干卷蓋勤苦考訂凡數十年而後成又自類所作曰山雞愛影集近得而讀之筆力超絕雖老師宿儒不敢望其藩也念昔垂髫從叔父學辱承獎掖今叔父八十有一余亦六十有六矣老冉冉至懷舊淒然予杜門隱處塵土枯槁海內知己貴人零落殆盡非復疇昔故雖勉自造就力昭其苦心使得崢嶸略慰平生而有不能也付之浩歎而已然叔父雖

高年詩筆彌勁而愚乃志氣日惰幾于進寸而退尺嘗
自笑曰豈江淹才盡邪友人譚伯玉酷嗜叔父之文欲
先刊其所作詩果成予當附數語其後

從祀之目

按史記及唐會要弟子凡七十七人而缺

宋宰相王文正公且嘗言會要所錄七十七人當

從缺

所載七十二人于是琴張申枏林放陳亢蘧瑗

以其俱見論語取此五人而削去公夏首等十大觀
四年并子思從祀凡七十七人東廡則金鄉侯澹臺滅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九讀畫齋藏書內

明其首而西廡則單父侯宓不齊其首也歷數之至考
坡伯戴聖而止其間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荀況伏
勝戴聖俱非聖門弟子除顏曾子思當時聖門弟子固
惟止七十而已戴聖諸人并萊蕪伯高堂生至晉司徒
杜預凡十有七人入宋續增唐昌黎伯韓愈至宋華陽
伯張栻凡十人今元朝又新增左丞許衡一人通古今
爲九十八人頃余于閩從邵武詣學瞻敬時郡侯廉公
命立塑像裝繪一新像設嚴整絕勝諸郡予因計其數
目與舊載文字相同如右廉公問予數目是否予荅曰

是

六藝目

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也其目或不能詳今載于後

五禮吉凶軍賓嘉

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

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六書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

九數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十讀畫齋校書所

樂府諸調之始

樂府有般涉調雙調水調之類其來遠矣雖隋鄭譯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然不著其名及考唐杜缺

訣載唐諸樂名

太簇宮 時號娑陲調如萬國歡之類

太簇商 時號大石調如昇平樂破齊陳之類

太簇羽 時號般涉調如太和萬壽樂之類

林鍾宮 時號道調如垂拱樂之類

林鍾羽 時號平調如舞媚孃之類

黃鍾商 時號一越調如綠沈栝之類

黃鍾羽 時號黃鍾調如春楊柳之類

中呂商 時號雙調如傾栝樂之類

南呂宮 時號水調如五更轉之類

時號金風調如蘇幕遮之類

律管候氣

北齊神武霸府用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十一 讀書齋叢書丙

十四面種地中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作扇竝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隋文帝開皇二年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候節氣依古于三重密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案上以土種之上平于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卽應或至中下旬閉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宏宏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

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駭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于一歲內應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宏不能對夫天地之氣隱微深妙而數子者能以智巧相窺何其神也

音樂應驗

傳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從古而然殆不可曉隋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當時四海全盛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十二讀書齋叢書丙

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贍遺飢餒將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于火中探得僅數卷行世又煬帝將幸江都有樂工王令言妙達音律令言子當從于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臥室中聞而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歎歔流涕謂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以是知之帝果被弒于江都

西域人知音

周武帝時有龜茲人口蘇祇婆從突厥后入中國善胡

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問之則曰父在西
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于是以其七調勘校
七聲冥若合符乃知人性聰明無分夷夏詎可謂夷人
有遜于中國也況所善胡琵琶者又其國俗素習者耶

塤制箎制

世本云塤乃暴辛公所造不知何代人周畿內有暴國
豈其時之人乎爾雅注曰燒土爲之大如鶩子銳上平
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大者曰𪔐

音叫○毛詩何人斯蘇公

刺暴公也

箎世本云蘇成公所造舊制云一曰管非也雖不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十三讀書爲蔽書丙

知其爲何代人然非舜前之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琯
則是舜時有之成公安得造箎乎爾雅曰大箎謂之沂
注云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
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吹非雅
器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箎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詩云
仲氏吹箎是也今人常言塤箎而不識其制謾著于此
嘗見賓退錄言塤箎之箎則竹虎二字之中猶加二撇
今寫者多只從竹下繼之以虎卽非字矣考之說文信

然

挽歌之由

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
虞殯孔穎達曰虞殯者謂啟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言挽
歌之由止言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大
哭爲歌以寄哀而後代相承以爲挽歌不知其起于春
秋也由來久矣

樂歌

六朝樂歌有丁督護二章亦曰丁都護宋武帝長女妻
徐達之爲彭城內史被魯軌所殺武帝使內直督護丁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十四讀書齋叢書丙

昨殯斂之達妻呼昨至閣下自問殯送之事每問輒歎
息曰丁都護其聲甚哀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其辭二
首一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
行旅二曰黃河流無極洛陽數千里坎軻戎旅閒何由
見歡子○又有後闕

擬按郭茂倩樂府詩集宋武帝有丁督護歌五首此
所載督護初征時云云乃其一也黃河流無極云云
乃梁王金珠所作所謂後人因其聲廣其曲者其說
本舊唐書然亦僅載一首云今歌是宋孝武帝所製

與樂府云宋武帝不合督護初征時句唐書又作督
護上征去惜隱居通議後有闕脫公之敘論無由盡
聞也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五讀畫齋叢書丙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南豐劉 壘起潛著

造化

兩儀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儀匹也不曰二儀者二有先後兩
無彼此有相匹之意焉天一地二者乃先後之言爾地
亦惟一而云地二者蓋言下已落第二也李明之衡山
記云朱符謂火著如兩儀不可闕一故不曰二而曰兩
者陰陽互爲用也羅氏路史發明其義乃知兩與二相
似而實有辨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一讀畫齋叢書丙

云亭毒

人常用亭毒二字而不明其義按路史注云亭蓄其形
毒散其氣此謂天地之初也曰亭毒萬有風行焱逝攷
亭之毒之原出列子俗見習熟以毒義爲不美然易曰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正猶岐雷兪扁不惟參苓之養
性其切痼攻積雖烏喙亦所當用何也以毒攻毒有至
仁焉善去兵者不廢師故曰毒天下而民從之吉

天地開闢數

皇極經世書言天地開闢之數實前古聖賢所未及今書其略于後

天地一開一闢謂之一元總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開自寅已至戌戌而後閉開之時凡二百四十星計八萬六千四百年閉自戌戌至寅已而始開閉之時凡一百二十星計四萬三千二百年自夏禹八年過午至今猶屬午之中上必待滿足一萬八百年然後過未自開闢至今約三萬八千年自今以往猶須過四萬八千四百年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二讀畫齋叢書丙

天地有初

祇稠新襲蟣蟲生之洲沼創出蟲魚產焉一氣之初萬物相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按談藪云道言天地初闢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蓋賤者易生貴者難育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爲人日謂天地有初其理則然而雞狗羊馬之說蓋先生物以供人之用耳

夫婦所始

元氣所孕始于子立于巳子者字之始巳者包之始也

自子而推男左行三十而立于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亦在巳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此制爲男三十有室女二十有家之禮參天兩地自然之數配也自己而妊之男十月毓于寅女十月毓于申申爲三陰寅爲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生于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申統于寅庚統於甲左右巳之合以子將以順性命之理爾又曰男子由戊子推之左行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以土生木也女子由庚子推之右行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金生水也此男女陰陽出于自然子不習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三讀畫齋鼓書丙

數學未究其理姑記于此以待識者

古今一理

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由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歲之後無以異也此言出于王充充謂有理昧者謂古今殊觀非是

天地毀敗有數

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語出于無常經物莫不有數雖天地莫能逃也山亡川邕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

之蹤厓險著蚌螺之甲晉殿破楹昆明劫灰有以見地
嘗屢敗矣土石自天星隕如雨或夜明如晝或越裂崩
地有以見天嘗毀矣宛首道君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
日月五星亦有虧盈況于人乎此皆路史所載且注云
今西北荒外沙漠閒皆是海滄遺蹟而太行麻姑朱厓
等山險厓石罅皆有螺蚌之殼顏魯公以爲桑田之變
也天地崩裂事史載甚多其最著者 缺 元年十二

月從天西北角至東南或坼裂二百丈或數十丈有聲
如雷山鷄皆叫或見天中宮室之類豈果毀敗有數天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四讀畫齋叢書丙

地莫能逃也建昌城西有石崇觀其石閒有螺蚌殼合
之顏魯公所載信然

魁星移次

淳熙中殿試進士有鄧太史者告周益公魁星臨蜀臚
傳先一日又告夕有震雷魁星自蜀移照吳分及期上
忽以第一卷與第二卷互易之吳人果第一蜀人第二
當時咸奇驗其言此事甚神前輩謂古天官書無魁星
之名今所繪像又與斗魁不同使此星卽斗魁安得移
照分野且移照又先以雷尤爲甚異據鄧之說魁先臨

蜀而是年蜀人當第一然則與吳分何與若此星亦如日月五星躔次周轉必漸次移照按吳分當南斗相去一百八十度何以遽能移照如是之速皆理之所不可解者也科目在宇宙閒特小小事耳事有類於此者尙多狀元雖貴然亦人閒一時之榮千載事業于此何與而便足以動天象如此豈文章科名亦天所貴耶天既貴之而今又絕之何也近年有言狀元若在南中則國家運數將盡者已而咸淳辛未歲狀元張鎮孫乃廣州人也未幾而國遂亡然則科名氣數果有所關則昔人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五讀書齋叢書丙

所謂自有文章司造化莫將科目待時賢者信矣夫

氣數災異

氣數災異之說揆理不通然亦有適應者予嘗聞州里長老言嘉定壬午歲南豐大水甲申歲又大水紹定己丑廖寇破邑辛卯大饑荒後六十年至近歲壬午眾謂邑當大水竊意太虛浩蕩所識者廣豈屑屑獨計吾豐邪至期邑果大水甲申歲謂復水矣然卒不應逮乙酉又大水不減壬午焉丁亥大饑質鬻妻子至己丑眾又謂當有寇警殊又不然已而臘月慮遠者與汀畬相挺

而起至庚寅春某月日寇乘橋攻南門州兵禦之幸不破城而辛卯又饑特不如丁亥之甚雖不盡應顧亦不免然則災異氣數豈有期焉先定之乎

三元

嘗見歷家有三元甲子之說而不曉上元從何而起近見史書云歷自漢降沿革不同然大抵皆布算積分上求數千歲之前必得十一月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歷始

五行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六讀書齋叢書丙

卜算家以四方分金木水火而土居中位于四方無所附麗于是寄之于水曰水土長生申水土旺在子水土庫在辰水土敗在酉愚嘗思之土不當寄于水克水者土安可相寄火實生土則火爲土母以子寄母似爲有理此說雖往來胷中未之能決因觀月令注黎兼爲土官止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爲四神者火土俱位南方其神皆祀黎又周禮大宗伯注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是黎兼二祀也由此觀之則愚

欲以土寄于火似合乎古人之說矣

五色

五色者青赤黃白黑也是爲五方之正色若夫以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驛此五方之閒色也

五星聚處

歷家謂明年甲申歲十有二月五星聚斗是爲丑寅之間按五星緯天躔次不同其聚而同度實難考之前代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七讀畫齋叢書丙

漢高帝時聚東井宋乾德五年聚奎明年甲申聚斗其聚于井實開文景之治其聚于奎實開咸平慶歷之治今聚于斗其應雖未可知然以古今之難逢者一旦會逢其爲禎祥必也自當有驗特未知孰當其應爾史載漢元年冬十月聚井以躔次推之當在六七月之閒宋初翰林學士竇儀與盧多遜楊徽之同朝嘗謂多遜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及也己而果如其言今聚斗在十二月而歷家又謂來年十二月木星前行斗度數日恐于躔次不合然亦未

知孰是余于歷學不習無以訂其是非然考五星所聚之方多在乾坤艮巽之位并在未申之間坤位也奎在戌亥之間乾位也斗在丑寅之間艮位也然則佗時復聚當在辰巳之間巽位邪巽位之宿爲角則四聚其在角乎漫記其說如此以待來者。後考淳熙十三年丙午歲八月乙亥日月五星聚于軫惟以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爲瑞至淳熙丙午之聚軫則未有以瑞言者或謂陸星聚此時豈曰非瑞乎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八讀畫齋校書丙

妖孽之名

草木之變曰妖蟲蝮之變曰孽六蓄變異謂之禍異物忽生謂之怪氣相傷相逆曰螿已上出玉歷及漢五行志今世俗常談惟曰妖孽曰妖怪然未知其所以命名之義

